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七十七回 皂莢林雙英戰飛衛 梁山泊群盜拒蔡京

話說陳希真父女二人辭別要行，雲威問到劉廣的來歷。大喜，重複留住道：「賢姪且慢行，我有話要問你。你何不早說，你原來同老夫是親戚。」希真又驚又喜道：「請問何親？小姪實不知，失瞻之至。」雲威笑呵呵的指著雲龍道：「你道你的襟丈劉廣是那個，便是他的岳父。」希真大喜道：「幾時訂的？」回顧麗卿道：「原來你秀妹妹許在這裡，真不枉了。」麗卿亦喜。雲威道：「昨日所說，正月裡定的。小兒天彪在景陽鎮，與令襟丈最為莫逆，一時義氣相投，便結了兒女親家。寫信來問我，我有何不肯。老夫因聞得令甥女絕世的聰明，又說兵法戰陣無不了得，究竟何如，賢姪是他的姨夫，必知其詳，何不對老夫說說！」希真笑道：「若問起小姪這個甥女兒，卻也是個女中英雄。小姪四年前到他家見過，果然生得閉月羞花。他別的在其次，天生一副慧眼，能黑夜辨錙銖，白日登山，二三百里內的人物都能辨識。自小心靈智巧，造作器具，人都不能識得。什麼自鳴鐘錶，木牛流馬，在他手裡都是粗常菜飯。一切書史，過了眼就不忘記。今年□八歲了。□六歲上，他老子寄信來說，有一老尼要化他做徒弟，他爹娘都不肯，忽一日竟不見了他。各處訪覓無蹤，夫妻二人哭得個要死。過了半年，忽然自己回來，說那老尼把他領到深山古洞裡，教他一切兵法戰陣，奇門遁甲，太乙六壬之術，半年都學會了，老尼送他到門口。劉廣忙出去看，那老尼已不見了。從此後越加聰明。劉廣夫妻二人愛他不過，叫他做『女諸葛』。他小字慧娘，乳名又喚做阿秀。便是他兩個哥子劉麒、劉麟的武藝也了得，與他父親無二。」雲威聽罷，大喜道：「寒舍有幸，得此異人釐降。」回顧雲龍笑道：「你還不上心學習，將來吃你渾家笑。」雲龍低著頭，說不盡那心裡的歡喜。麗卿對雲龍笑道：「兄弟，你原來又是我的妹夫。」雲威道：「我們已是至親，不比泛常，賢姪一定要去，卿姑可在這裡盤桓幾日，賢姪再來接他不妨。」希真見雲威如此厚誼，真不過意，便對麗卿道：「我兒，祖公公這般愛你，你就在此住幾日罷，我總就來接你。」麗卿一把拖住老兒的袖子，道：「我不。我要跟著爹爹走！」雲龍道：「姊姊何妨在此，勿嫌簡慢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在這裡，我便也在這裡。」希真笑道：「祖公公看，活是個吃奶的孩子。既不肯在這裡，須放了手。」雲威見他父女執意不肯，只得由他們去，因說道：「日後千萬到寒舍一轉。」父女二人謝了。看那天色已將黎明，眾莊客將火把照出了莊門。大家上了頭口，都到了青松塢關王廟前下了馬。那壁廂已有莊客在那裡伺候。大家進了廟門，那酒筵早已擺好。麗卿看那廟裡關王的聖像，裝塑得□分威嚴。雲威與雲龍替希真父女把了上馬杯，又說些溫存保重的話，少不得又流了些別淚。天已大明，雲威還要送一程，希真再三苦辭。雲威又同希真拜了幾拜，方才灑淚上馬，叫道：「龍兒，你多送一程！」雲威作別，帶了幾個莊客先回家去了。雲龍在馬上陪著希真父女，談談講講，緩轡而行，不覺已是□餘里。望那前面都是一派桑麻，平陽大路，希真道：「賢姪，古人說得好：送君千里終須別。前途路遠，請賢姪就此止步罷。後會不遠，愚伯告辭。」雲龍只得跳下馬來，把韁繩遞與莊客，在草地上撲翻身便拜。希真父女也忙下馬回拜了。希真道：「令祖盼望，賢姪早回府罷。」雲龍道：「伯父閒暇便來舍下，不可失信。姊姊一路保重。」說罷，淚落下來。麗卿也流淚道：「兄弟，如有便人，把個信來。我爹爹到府上時，或同你再會也。」希真道：「免你姊姊記掛，勤寄信來。請早回府罷！」大家上馬分手。

那雲龍立馬在路口，直望得希真父女不見影兒，方回馬快快的循舊路回去，縱馬加鞭，好半歇到了家裡。雲威因落了一個通夜，早上無事，卻去安息了。雲龍不敢去驚動，便去母親處請了安。雲夫人與眾僕婦談論麗卿，稱羨不已。過了幾日，風會也回家，得知此事，懊悔不迭，道：「可惜我回來遲了，不能與他相見。」遂與雲威商量去做那件事，不題。

卻說希真父女離了風雲莊，奔上大路。行了半日，方遇著人煙，大家去打個中伙。那莊家笑道：「這幾日在他家裡，大酒大肉，把胃口都吃倒了，竟不覺餓。」希真歎道：「『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倫送我情』，萍水相逢，承他這般厚愛，且喜又是親眷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說還要到他家，孩兒卻未必再來了。」希真道：「癡兒子，嘴這般說，得知有無此日？我只待你有了良緣，終身有托，我便逍遙世外。四海甚大，何處不可以住？且因緣遇合怎說得定。」

當日，父女同那莊客行了一站，晚上到了一個鎮上投宿。那客店卻不是黑店。當晚希真把包袱解開打鋪，父女二人都吃了一驚，只見那包袱裡面的衣服都換了新的，皆是錦緞製造；又有一套女衫、百褶羅裙，衣服裡面又有兩枝金條，每枝約□餘兩重；又有一對風頭珠釵，一對赤金纏臂，約四五兩重。餘外還有乾糧等物。希真道：「這是怎麼說起！」歎道：「真難得他這般厚待我，日後卻怎生補報他？」麗卿道：「他送孩兒的這些物事，孩兒想不如轉送了秀妹妹罷。」希真道：「也說得是。我到了山東，也帶些土儀回敬他。」當夜安寢，次日起行，一路上曉行夜宿。麗卿果然聽他老兒吩咐，再不去射蟲蟻兒，幸而那幾程路上蟲蟻兒也不多。

一日，早行不多路，面前又是一座大嶺。父女縱馬上了嶺。那嶺卻不比飛龍嶺，卻是平安路途。上得嶺來，只見左邊一帶都是皂莢樹林，行了半歇，還過不完。麗卿道：「這條嶺好長。」希真道：「就快完了。」那莊家道：「前面那樹低下去的所在，便是下嶺的路。」希真用鞭梢指著道：「卿兒你看！望去那座青山，轉過去便是沂州府的城池了，你那姨夫就在城裡。明日此刻光景好到也。你到那裡須斯文些，不可只管孩子氣，吃表嫂兒笑。」麗卿甚喜，因問道：「爹爹，沂州城裡的風景，比東京何如？」希真道：「開封府是天子建都的所在，外省如何比得。」正說著，麗卿道：「爹爹，你先行一步。這匹騾馬只管擦磨子，想是肚帶太扣得緊了，待我與他鬆鬆。」希真應了一聲，又說道：「長路頭口肚帶不可太緊，朝你說過多次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同那莊家下嶺去了。

這麗卿跳下馬來，倚了槍，翻起踏蹬，掀起披韉，用手去摸了摸，三條肚帶都不甚緊；又去看那後韉，也不緊。麗卿罵道：「你這亡人，不是討打麼！肚帶、後韉都好好的，何故擦磨子？不要惱起我的性子來，拷折了你的狗腿。」說罷，又去那邊掀起看了看，咦，怪不得！原來早上備鞍子的時節不留心，把韉子一角反折轉，人坐上去，那馬被鞍孔裡的皮結子墊得疼，故只管擦磨子。麗卿看了笑道：「你這廝忒嬌嫩，一點委曲都受不得！」忙去解了肚帶，揭鬆鞍子，弄髮帖了，仍就扣搭好，已有好半歇。麗卿提了槍，翻身騎上，抖抖韉繩，走得沒幾步，忽聽得潑喇喇一聲，路旁右側竄出一個老兔兒來，攔麗卿的馬頭橫竄過。麗卿一時又手癢起來，忙掛了槍，取出弓來，抽一枝箭搭在弦上。那兔兒已竄入林子裡去了，麗卿便縱馬追入林子。那兔兒早竄出林子那邊，往青草裡鑽了入去。麗卿追過林子，不見了兔兒，料想鑽入草裡，沒處尋覓，說聲「可惜」，「恐爹爹等得心焦，去了罷休！」便兜轉馬回舊路，忽聽得頭頂上又是潑喇喇一聲。麗卿抬頭看時，只見一隻芝麻角雕，劈出林子來，只在那樹梢邊旋磨，側著頭往地下看，好似在草裡尋東西一般。麗卿笑道：「就取你來耍子。」收住馬，想道：「射他別處，萬一不死，到吃他帶箭飛了去，不如射他的頭。」便扭轉柳腰，翻身向天，拽滿弓，颯的一箭。那雕正在盤旋，見箭來，急避不迭，射個正著，衝上去倒跌下來，撲的直落在對面深草裡。麗卿大喜，跳下馬，插了槍，用那張弓撥開深草，把那只雕提了出來。看時，只見那枝箭正射中下額，箭鏃從眼中穿出。麗卿拔出了那枚箭，收入壺裡，弓也收好。提著那只雕走到平地上，看了看，笑道：「你這廝撞著我，該悔氣。」那雕忽然兩翼翅拍拍的撲起來，雙爪亂抓。麗卿恐抓傷手，忙丟在地下。待他顛撲過了一陣，卻使個拿法，雙手去捉定了翼翅，反並著提在手裡。滿手都是鮮血，就去他的毛上攔了攔，稱贊道：「好一副翎翻，倒有幾枝箭好配。」走到馬邊，解了韉繩，拔起槍，騎上了馬，一面走回原路，一面看那只雕。

忽聽得有人說話，麗卿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少年，面如冠玉，唇如抹原，騎著匹銀合白馬，手執一張彈弓，頭戴一頂軟紗武士巾，身穿鵝黃戰袍。背後兩三個跟隨，數內一個搨著口三尖兩刃刀，飛奔過來。那少年見麗卿提著那只死雕，吃了一驚，大喝道：「兀那小廝！你這雕那裡來的？」麗卿見叫他小廝，怒道：「雕是我射來的，干你屁事！你敢來問我怎地？」那少年大怒道：「這是我的獵雕，方才追一個兔兒到這裡，你何故敢射殺他？」麗卿道：「你的獵雕，有何憑據？射殺了，你待怎的？你莫非是剪選的

惡強盜，來奪我的雕！識風頭趁早走，再按教你同冷豔山的賊漢一樣。」那少年氣得咆哮如雷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，賊蠻子，且殺了你，與我的雕償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拽滿彈弓，一彈丸劈面打來。麗卿霍的閃過。那少年連放數丸，都被麗卿躲過。毆得麗卿性起，撇了那雕，雙手挺槍，拍馬來刺那少年。那少年忙丟了彈弓，搶過三尖兩刃刀來急架忙還。戰了兩個回合，麗卿喝道：「且住！這裡草又深，樹根又多，不是放馬之處，揀個空闊所在，並個你死我活。」那少年道：「空闊處，再過去就是。你敢同我去。誰來怕你。好漢子，不許暗算人。」麗卿道：「啐！量你有多大本領，值得暗算你。」二人縱馬前行，不上百步，已見一片空闊的綠蕪芳草地。那幾個跟從人同上去，數內有一個往別處跑了去。

麗卿同那少年到芳草地上，放開對子，刀來槍往，槍去刀迎，二人足足戰了三餘合，全無勝負。麗卿暗暗喝采道：「這廝好武藝！」那少年也暗自吃驚。二人又酣戰了餘合，正在性賭命換之際，只見又一個少年，手舞雙鋼，騎一匹黃馬，如飛也似的趕來，大喝道：「那裡來的野蠻子，敢這般無禮！」先來的那少年大叫道：「兄弟快來，一同殺這賊。他射殺我們的雕，還要口出狂言。」那後來的少年大怒，兩條鋼直上直下的劈進來，也分勇猛。麗卿敵住兩般兵器，只辦得抵格遮攔。得個空子，偷轉右手，抽出那口青鋒寶劍來，左手輪槍，右手使劍，狠鬥那兩個少年。這一場廝殺，比那冷豔山前更是兇險。那麗卿殺得渾身大汗，沒半點便宜。那兩個少年也使盡本事，不能得他破綻。麗卿暗想道：「這兩個果然利害，不如詐敗，待他趕來，用回馬箭射倒他一個，那一個便好收拾。」心裡這般想，怎奈三匹馬旋燈兒也似的廝並，兩個英雄兵器都不偷閒，一時脫身不得。

正在難分難解之際，只見又一個大漢飛馬橫刀殺來，大叫：「賊子不得無禮，我來也！」麗卿道：「我今番休也！」那大漢趕到面前，看了他們三人一看，大叫道：「快住手，都是自己人！」三人都收了兵器，定睛看那大漢，更非別人，便是那陳希真。那兩個少年看見，叫聲阿呀，滾鞍下馬道：「那陣風吹你老人家到這裡！」撲翻身便拜。希真忙下馬還禮道：「賢喬梓可好？」那兩個少年道：「這位少年將軍，又是那個？這般英雄了得！」希真笑著，看了麗卿看，對二人道：「你道他是男兒？這就是那女飛衛。」兩個英雄大驚大喜，連聲喝采道：「原來就是卿妹妹，快請見禮。」麗卿在馬上喘息方定，弄得個不知所以，只得跳下馬來，問希真道：「這二位是誰？」希真道：「你還問哩！這就是你兩個表兄。這使刀的是你大表兄劉麒，這使鋼的是你二表兄劉麟。」麗卿連珠箭的叫得罪道：「二位哥哥何不早說，險些吃我做出歹事來！」二劉忙唱個無禮喏，麗卿也唱了個喏。希真道：「你說鬆馬肚帶，我先走了一步，等你竟不來，我只得倒尋轉來。直尋過嶺的那邊，沒你的蹤跡，重複又走轉來。想你必在林子裡，又射什麼蟲蟻兒，故尋進林子來，叫得個喉乾。忽聽得喊殺之聲，一抹地追尋來。只道你遇著歹人，卻為何同二位表兄廝殺？」麗卿道：「孩兒無意中射了一隻雕，那知是二位哥哥的獵雕。孩兒又不認識，故此相鬧。」那從人已尋著那頭死雕，在旁邊提著道：「這就是。」希真看見，罵麗卿道：「你這丫頭，番番鬧禍！你自己看，可惜不可惜？我折斷你的手指頭才好！」劉麒、劉麟忙說道：「沒事，沒事，不值什麼。姨夫因何到此，卻又同表妹齊來，且請到舍下相敘。」希真道：「一言難盡，且到府上再說。二位賢甥為何到這裡？」二劉道：「姨夫不知，如今舍下不在沂州城裡了。只因家父落職之後，吃那青苗手實錢追逼不過，只得把祖遺的一所房子變賣了賠償，另買了一所房子在鄉間。此去下山落北十里，胭脂山下，地名安樂村便是。甥兒兄弟無事，來此射獵消遣，順便操演武藝，卻遇著姨夫、表妹。」希真感歎不已，說道：「我還有一擔行車在前面，我去招呼了他，一同到府上去。」二劉道：「我們同行。」大家都不騎頭口，從人牽了那四匹馬，一齊步行出了林子。只見那莊家等得不耐煩，挑了擔兒倒尋轉來，看見希真、麗卿，歡喜道：「小官人尋著了，在那裡這半日？」希真道：「正是。」希真見那莊家，驀然記起一件事來。待走下了嶺，只見路旁一個村落酒店，希真對眾人道：「你們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同這莊家酒店去說句話。」眾人應了，都立定腳。

希真邀那莊家到酒店內，燙了兩角酒。希真開言道：「大哥，累你遠來。我方才才知道，我那親戚不在沂州府，已到泰安州去了。我此番要到泰安州去尋他，現在有伴同去，大哥不必同往。我賬已同你算清，就此分別。」說罷打開包裹，取出了那包碎銀子，抓了一大把與他道：「這是送你的酒錢。」又抓了一大把道：「那日飛龍嶺上，累你受驚，這些是與你壓驚的。」那莊家那裡肯收，道：「小人蒙二位官人指教多少秘傳，恩同父母。沒得孝順你老人家，那敢再受賞賜。」希真道：「這算什麼。江南那條路，我不時要走，後會有期。」莊家只得收了，說道：「小人無緣，不得常同二位官人在一處。官人再到敝地，務到舍下光臨。」說罷，朝希真撲翻身拜了四拜。希真忙還禮。莊家道：「小官人處也去辭辭。」希真道：「不必，我說便了。」莊家那裡肯，便會了酒錢，挑了行李，到大路邊，去麗卿身邊跪倒就拜。麗卿不知所以，忙扶住道：「做甚，做甚？」希真道：「我兒快回個禮，這位大哥辭了回去也。」麗卿道：「你為何不送我們到地頭？」希真道：「我們自有伴，不必央他了。」那莊家把行李都交代明白，希真取出那張承攬還了他。莊家抽出了那棗木扁擔，又把自己的包裹拴在腰裡，唱了兩個喏，道：「二位官人保重，後會有期。」說罷，自己去了。麗卿道：「爹爹，為何不叫他送到？」希真道：「有個道理。這些行李，仍就馬上捎了去。」劉麟道：「何用如此，叫這些伴們相幫拿了回去。」眾莊客一齊動手，兩個包裹兩個人背上，一切零星，提的提，搨的搨，搶得罄淨。正是俗語說得好：只要人手多，牌樓抬過河。劉麒請希真、麗卿上馬，大家騎了頭口，一齊奔安樂村來。劉麟道：「哥哥，你陪姨夫、妹妹慢慢來，我先去報知爹爹。」說罷，加鞭如飛的去了。

希真、麗卿看那座胭脂山，果然明秀非常，靠山臨水，一帶村煙。還未到村口，那劉廣已同劉麟迎上來。希真等下馬相見，大喜，齊到莊裡。劉廣的母親，劉廣的夫人，劉麒、劉麟的娘子，並慧娘，都出來相見，廳上人滿。都敘禮畢，坐下，各道寒溫。劉母道：「大姑爺那陣順風得到這裡！這秀丫頭的占數真靈，他是說今日必有遠方親戚來，再想不到是你。」——麗卿看那慧娘，生的娉婷婷婷，好象初出水的蓮花，說不出那般嬌豔。麗卿暗暗吐舌道：「天下那有這般好女子！」——「你在家幾時動身？」希真道：「本月初一日。」劉母道：「也走了二日多了。這個小官人是誰？」劉廣道：「這就是麗卿甥女，喬妝男子。」劉母道：「哦，也有這麼大了，今年幾歲？」希真道：「九歲了。雖是九，還是孩子氣。」劉母道：「年紀本小。」劉麒、劉麟道：「卿妹妹一身好武藝，孫兒們都敵不過。」劉母道：「你們省得什麼。卻為何扮男子？」希真道：「路上便當。」只見麗卿立起身來，對希真道：「爹爹，已到了姨夫家，還假他做甚！由孩兒改了妝罷，這幾日好不悶損人。」希真道：「何用這般性急，少刻也來得及。」劉廣道：「此事何難。」就對劉夫人道：「你快去領甥女去改扮了。」

麗卿甚喜，便隨了劉夫人、兩位表嫂，回到樓上，把男妝都脫了，一把揪下那紫金冠來，仍就梳了那麻姑髻，帶了耳璫。那劉麒、劉麟的娘子開了箱籠，各取出幾件新鮮衣服與他妝扮起來。劉夫人又取出一雙新鞋子來道：「甥女嫌大，再小些還有。」麗卿笑道：「阿耶，慚愧殺人，這雙我還穿不著！別樣學男子不來，若論這雙腳，卻同男子一樣。」眾人都笑。麗卿妝點好了，劉夫人同二位娘子仔細觀看，果然賽過月裡嫦娥、瑤台仙子，分歡喜。劉夫人對兩個媳婦道：「這兩表姊妹，怎樣生就的！卻又各自歸各自的龐兒。」劉夫人同二位娘子引麗卿下樓，到廳上。劉母見了，也甚歡喜，笑道：「同我們秀兒真是一對。」二位娘子道：「卿姑娘用的那兩般兵器：一支槍，一口劍，更是驚人。」原來劉麒、劉麟的娘子也是將門之女，也會些武藝，只是苦不甚高。劉母對劉夫人道：「你不要在此敘闊，且去廚下看看他們，沒甚菜蔬，就把那兩隻黃婆雞宰了。你妹夫總是一家人，不比外客。」劉夫人應了聲，兩個媳婦都同了進去。

那劉母同希真談論家務，絮絮叨叨，一直到晚。廳上擺上酒肴果品之類，眾人讓坐。希真道：「太親母請先坐了，小輩們好坐。」劉母起身道：「大姑爺穩便，我持長齋，不便奉陪。我兒陪你襟丈多飲幾杯，秀兒也叫他在此陪姊姊，我進去也。」說罷，拄著拐兒移入屏後去了。陳希真同女兒坐了客位，劉廣同兩個兒子、一個女兒坐了主位。希真道：「太親母精神康健，同四年前一般。」劉廣歎道：「近來也衰弱了些，得了個胃氣疼的症候，不時舉發。小弟境遇又不順，累他焦憂。老人家近又持長齋。幸虧這沂州城裡有一個姓孔的孔目，名喚孔厚。此人醫道高明，時常邀他來醫治。但吃他的藥，一服便好，只能除根。據孔厚說，必須開葷，方能全愈。老人家一意信佛，終日念《高王經》，那裡勸得。那孔厚是曲阜縣人，大聖人的後裔，現為沂州府孔目，為人秉性忠良，慷慨正直，專好抑強扶弱。本府太守高封那廝也懼憚他，小弟那場官司也深虧他。」希真道：「小弟正要問襟丈，何故為

一場屈官司落職？」劉廣咬牙切齒道：「不說也罷，說起來教人怒髮沖天。高封那廝，是高俅的族分兄弟，被梁山上殺的高廉，是他的親哥子。他也識些妖法，專一好的是男風。他標下一個隊長阮其祥，生得一個兒子，名喚招兒，眉目清秀。那阮其祥要鑽挖小弟這東城防禦缺，把他兒子獻於高封做件當，情投意合，遂無中生有尋我的錯處，把我無端褫革，又要把我家私抄紮。幸虧那孔目一力保持，買上告下，方成得個削職。那廝得補了東城防禦，輔佐著高封，無惡不作。小弟歸農之後，那廝就把青苗手實錢，追逼甚緊，沒奈何，我把那沂州城裡的房子變賣了，搬來這裡。兩個外甥也時運不濟，我也無志於此了，意欲挈眷到東京投姨夫處，另就機會，恰好姨丈到此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叫劉麒道：「你把那卷宗取來，與大姨夫看。」希真接過手來，看了看大略，也不禁忿氣上奔，罵道：「這賊子的心腸好毒！」劉廣道：「高封這廝，自己年輕時也從男風上得了功名，後來反把他孤老害殺。這等狠心，實是少有。」麗卿問希真道：「爹爹，什麼叫做南風？」希真笑喝道：「女孩兒家，不省得，便閉了嘴！不許多說。」劉麒、劉麟、慧娘都忍不住暗笑。麗卿肚裡想：「不省得，便問聲也不打緊，不值便寫。最可恨說這種市語！」

劉廣道：「卿姑同你爹爹來，家中都托付那個？」希真歎了口氣道：「不瞞姨丈說，小弟此刻已無家了，特帶了小女來投姨丈，望乞收留。」劉廣同兒女都吃了一驚。劉廣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希真指著麗卿道：「只為這個孽障，一言難盡。」劉廣叫道：「姨丈，我與你異姓骨肉，平素做事，大家看見肝膽，今有話只管說。我這左右都是心腹，凡是我用的人，沒一個敢懷異心。你便犯了彌天大罪，也沒哪個敢去出首。不要吞吐，直說不妨。」希真便把東京高衙內那一節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「因防追捕，特往江南繞道走，得遇令親雲子儀，盤桓數日，故走了二□多日方到此地。今不意姨丈亦在失意之際，怎好滋擾？要投別處，又無路可奔。」說罷，弔下眼淚來。

劉廣父子四人聽罷，都甚驚歎。劉廣道：「姨丈寬心，方才小弟雖這般說，然舍下也還支撐得定，何爭二位在此。」希真稱謝。劉廣道：「但只是此地也難存腳。秀兒這妮子他會望氣。嘗說此地不久當有刀兵殺戮。往常說的休咎都驗，也不能不信。我想此地有甚刀兵？若論猿臂寨來借糧打劫，那苟桓又同我相識，不成知我在此地便下得……」希真驚問道：「怎的苟桓當真落了草？」劉廣道：「正是。那猿臂寨的真祥麟、范成龍都尊他做頭領，招集了四五百人，在那裡打家劫舍。我恐他去投梁山入伙，屢次寫信去止他。他也時有信來，又動問姨丈，感激姨丈的洪恩，同父母一般。我想便是他來，有雲天彪鎮守景陽鎮，當他的咽喉，他也一時未必到得這裡。」希真歎道：「那苟桓、苟英弟兄二人，被童貫屈殺了他的父親，無窮的怨毒在心，也怪他不得。怎能得他報了仇，歸正才好。說起你令親雲總管，他老子有封家信托我寄與他，必須親到，不知景陽鎮離此多遠？」劉廣道：「有七□多里。他此時也不在任上，聞得蔡京調他去攻打嘉祥縣，許久不聞動靜，正不知幾時歸哩。一員兵馬都監代他護理印務，此信不如由他那裡發官封寄去。」

希真又稱揚雲威的義氣，麗卿道：「那雲龍兄弟的武藝也好。那表人物，與二位哥哥相仿。秀妹妹好福氣，得這般好老公，誰及得來！」慧娘被他說得臉兒沒處藏，低下頭去。希真喝道：「你這丫頭，認真瘋了！路上怎的吩咐來？偌大年紀，打也不好看，只好縫住了你這張嘴。」麗卿被罵得笑著臉，不敢做聲。劉廣也笑起來。劉麒、劉麟道：「卿妹妹的武藝，真及不來。飛龍嶺、冷豔山，我們雖不曾見，便是我那只雕，一箭便著，真是賽過飛衛。」劉廣笑道：「不見你們兩個，四五月天氣，顛倒去放起雕來！」麗卿道：「奴家委實冒失，把哥哥的愛物壞了，爹爹那裡去尋架好的，買來送哥哥。」二劉連說：「不打緊，妹妹切勿放在心上。」希真笑道：「哥哥當真還想你賠，你下次手少熱些就是了。你看秀妹妹，比你還小一歲，便恁地斯文，你也學學他。」劉廣笑道：「姨丈誇獎，卻不曾見他也是孩子氣。」希真道：「賢甥女聰明絕世，那木牛流馬怎樣緣故會走？」慧娘道：「甥女怎敢當得聰明二字，只不過依成法略變化些。那木牛流馬妙在機括不多，運動靈變。武侯老師的法兒，大都如此。」說罷回轉頭去對身邊那個養娘低低說了幾句，養娘答應了聲，就去了。

不多時，只聽得側首耳房裡，幌幌的銅鈴亂響。房門開處，一個青獅子竄出來，直撲到筵前。麗卿只道是個真的，嚇了一跳，連忙跳開。那獅子走到天井裡，搖頭擺尾，張牙舞爪的跳舞。慧娘挪步上前去獅子項上拍了一下，便四隻腳立定了不動。希真同麗卿近前觀看，只見絨線織就的毛衣，樟樹雕刻的頭額，燒料石的眼珠，象牙牙齒，大紅湖結舌頭；自背至地高五尺，自頭至尾長八尺；項上套一串茶杯大小的溜金銅鈴，身上腳上又有許多小銅鈴。慧娘叫那養娘扶綽，騎在獅子背上，坐穩了，把那獅子耳朵扭了一把，仍復行動。要進要退，要左要右，緊跑慢行，登高下低，都由人的主意，跳舞了一回。慧娘又叫那養娘把那大紅舌頭取出了，不知那裡點撥著，那獅子口裡便噴出煙火來。那時天色已暗，黃煙紅燄，分外明亮。戲夠多時，慧娘跳下來。麗卿問道：「是那個躲在裡面？」希真笑道：「傻丫頭，都是做就的關捩子，卻有那個躲在裡面！」問慧娘道：「裡面的機軸看得見否？」慧娘道：「看得。」便叫養娘把毛衣掀起，裡面是榆檀木的架子。希真討火來照看，只見肚裡不多幾樣事件，卻鬥心勾筭，一時也看不明白。歡喜得個麗卿不住的拍著手叫道：「妙阿，妙阿！好妹妹，幾時也與我做一個，好騎著耍子。」慧娘笑道：「我本做了一對，這一個就送了姊姊罷。」——麗卿大喜。——「索性把騎的法兒都教了你。只是日日戲弄，只得一個月用，機軸便磨壞了。今夜且放在這耳房裡，明日連箱子送歸姊姊處。看他如此大，拆卸了盛在箱子裡，卻沒得多少。」便叫養娘仍拿去耳房裡收了。大家重複入席，又吃了一會酒，慧娘道：「這便是木牛流馬裡化出來的。當年武侯征南蠻時，亦曾用過。騎了陣上也去得，只是不能斷殺。」希真稱贊不已，道：「真是個女諸葛。」劉麒道：「還有家下春米的木人，磨麥子的木驢，都是秀妹妹製造的。」

劉廣笑道：「我恁般煩惱，他們卻恁般的開心。」希真道：「姨丈，非是這般說。小弟想來，我們的絕技異能，都會集一處，天地生我們，決非無故。靜待天命，必有一番作為。只是小弟無心塵世，所以張百戶來時，曾寄信問及家師消息，意欲相從入山。」劉廣道：「正要告達姨丈，令師張真人已不在日觀峰了。令師弟子勢來辭行，說從你令師到廬山去。你那封信到，知足下要留王子靜少待，無如他去在先，無從挽留。我就托張百戶寄回信與你，也是這般說。」希真聽罷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道：「姨丈大不該寄回信與我。小弟信上，明明注著不候回音。你信內題及挽留王子靜的話，那張百戶沒處尋我，信尚在他那裡，萬一漏在冤家手裡，必猜到我在此處。我想姨丈這裡住不得，求姨丈怎生為我畫策。」劉廣道：「姨丈多心，那裡便有這般巧。」慧娘笑道：「姨丈只管放心，甥女已替你占過一課，不害事。此封信必然漏泄，高俅必來追捕，卻追捕不得。姨夫只不可離此地，斷不遭毒手。」希真不信，問道：「既是脫漏了，又來追捕，卻為何說不害事？」慧娘道：「便是這些奇奧。此課文書逢破，玄武乘日，故知書信必漏泄，追捕必來。但此課是斬關奪鎖之格，最利逃走。又且天罡塞住鬼戶，貴人入天門，任他千軍萬馬圍住，也走得脫身，怕他怎地！」希真也熟悉六壬之術，當時問了慧娘的三傳神將，默想了一回，慧娘又解釋了一回，略為放心。

眾人歡敘至二更過方散。劉廣已收拾一間書房與希真安寢，麗卿在後面與慧娘同榻。劉廣吩咐眾莊客道：「陳老爺在我這裡，外面不許走漏消息。有人問，只說姓王。」眾莊客都應了。看官牢記：陳希真父女自此以後，就隱姓埋名，住在安樂村劉廣家裡，不題。

卻說那江南冷豔山，被陳麗卿壞了兩個頭領，敗兵逃回山寨。眾頭目大驚，真是蛇無頭而不行，那個還肯思量去報仇，大家都要奪那把交椅，直鳥亂了□多日，你殺我砍。內中有一個頭目，叫做王俊，略有些見識，情知這般胡做，沒甚好賬，便帶了自己的幾個貼身伴當下山，投梁山上。果不出他所料，那冷豔山正當鳥亂之際，忽然四面到了無數官軍殺來，又有風雲莊上的鄉勇夾在裡面。那裡抵擋得住，一陣攻打，山寨破了，把那些男女捆的捆，殺的殺，收拾了個罄淨。這個名色，就叫做滾湯潑老鼠，一窩兒都走不脫。把那山寨一把火燒了，蕩滌得個光滑脫脫。那王俊得知這個消息，叫聲慚愧，幸而預先走脫了，連夜扮做客商，奔山東梁山泊去了。

卻說梁山泊宋江，因折了鹽山的施成、楊烈，□分懊惱，便叫分朱仝、雷橫，就在鹽山駐紮，幫助鄧天保、王大壽鎮守。宋江與吳用商量，對眾人道：「我等山寨興旺，又得遠方的兄弟們朝向。如今壞了施威、楊烈，我若不與他報仇，別處的好漢心都懈了。我要親提大軍，攻破滄州、東光二處，與他二人泄恨。」吳用忙止住道：「不可。兄長所論雖是正理，但此刻東京兵馬正要來

斷殺，戴宗、周通還未回，不知虛實，切勿輕舉妄動。」宋江怒氣未息。吳用只得請眾頭領，大家來再三勸解，方才按住。

不數日。戴宗、周通都回，說：「趙頭兒命蔡京為輔國大將軍，統領二萬大兵，於四月初四日出師，要來奈何我們。施威哥哥已被害了，兄弟與范天喜再三打算，竟無門路救得。」宋江、吳用大笑道：「只是種師道來，還有三分懼怯他。若是那蔡京，真是胖子的禱帶，全不打緊。」遂設筵慶賀，聚集眾頭領，緩緩商議拒敵之策。席間周通說起陳希真父女恁般英雄了得，眾頭領聽了無不歡喜。周通又說到勸他入伙不肯相從的話，宋江對吳用道：「怎能夠得他父女也來此聚義，軍師有何妙策？」吳用搖頭道：「這個人不必去結納他，即使勉強收了他來，山寨中也用他不著。聽周家兄弟說他這般舉止，此人的胸襟真不等閒，可惜他心已冷了。卻也好，倘使他銳意功名，又有高俅的汲引，此刻早與我們作對頭過了，倒也是個大患。如今他已遊心方外，隨他去休。」林冲道：「他說同小弟有仇隙，卻也一時想不起。除非是那年，我同他兄弟陳希義奪八萬禁軍教頭之時，我用重手點壞了他。然當時大家都遞生死甘結，原說死傷勿論。況且他兄弟又隔了一個多月，自己病死的，卻怎麼記仇在我身上？」吳用道：「非也。他並不為此，這是他的飾詞。兄長既這般愛他不過，前日除非是小可在東京，或有降他的法兒。只是此刻正當用兵之際，我怎能脫身前去。不然，煩戴院長再去走一遭，齎了金帛，兄長懇切發一封書信，又加林兄一封謝罪的書信，速速的送去。然亦未必濟事。」宋江道：「既這般說，何不就拿破了蔡京之後，軍師親去一行？」吳用道：「此人決不肯再住在東京了。他這般舉止，明是唱籌量沙之計，敷衍著高俅，得空便高飛遠走。戴院長的神行，火速便去，尚未知來得及否，那裡等得破蔡京。」宋江聞言，使教聖手書生蕭讓修起兩封信來，端正了金帛，就打發戴宗、周通當日起身，仍去東京聘陳希真，帶探軍情。周通大喜。吳用道：「這幾日沿途必然嚴緊盤查，二位寧可繞路別處走。」戴宗、周通領命下山去了。

這裡宋江請吳用商量，叫林冲仍回濮州鎮守，再酌添兵將，同去協力相助。這裡第一撥，九紋龍史進、跳澗虎陳達、白花蛇楊春；第二撥，雙槍將董平、鎮三山黃信、病尉遲孫立；第三撥，小李廣花榮、鐵笛仙馬麟、玉旛竿孟康；第四撥，撲天雕李應、摩雲金翅歐鵬、火眼狻猊鄧飛；第五撥，金槍手徐寧、喪門神鮑旭、白面郎君鄭天壽。宋江同吳用、公孫勝、呂方、郭盛、王英、扈三娘、薛永、穆春督領中軍。統共挑選馬步精兵七萬，準備迎敵，只等蔡京到來，即便開兵。宋江道：「官兵有二萬，軍師為何只用七萬，不敵他一半之數？」吳用道：「兵不在多。蔡京無謀，那怕他兵再多些，我只消七萬人足矣。」分派定了，遂傳令各營日日加緊操演，準備斷殺。

數日，戴宗、周通回寨，說道：「小弟到了東京，已是三月二日，探聽陳希真已與高俅對了親，一時未敢造次去說他。忽到次日，得知陳希真把高俅的兩個承局、兩個轎夫殺了，又把高衙內的耳朵、鼻子割去，棄家在逃。現在各處嚴拿無蹤，小弟只得稟覆。」宋江並眾頭領都吃了一驚。戴宗又將捉拿陳希真抄白的榜文呈上，宋江與眾人觀看，上寫著道：「殿帥府掌兵太尉高，為奉旨嚴拿叛逆大盜，懸賞務獲事：照得叛逆大盜陳希真，向充南營提轄，於政和元年勒休回籍。該犯與梁山渠魁宋江，交通往來，欲為內應，圖謀不軌。旋經告發，本帥簽兵往緝。該犯情急，膽敢拒捕，殺傷在官人役，攜其女陳麗卿棄家遠遁。此等窮凶極惡之犯，法網難寬。為此奏准，奉聖旨嚴拿務獲。」云云。又將陳希真父女形貌裝束，細細開載，並畫兩幅圖形。宋江看畢，眾人無不驚歎。宋江罵道：「高俅這廝無端推在我身上，可恨麼！此人到底不知往那裡去了。」吳用道：「此人必先有安身的所在，然後逃走。我想征是無處尋他，且管我們破敵。」便問戴宗道：「蔡京那廝知他由那路進兵？」戴宗道：「小弟看他初四日啟行，一路隨了他來。小弟先渡過黃河，探得官兵由定陶、曹縣進發。」吳用大笑道：「真役見識，攻我這一路，不是來討死吃！」遂傳令來日下山去迎官兵。這裡留王麒麟盧俊義，並不下山的眾頭領，看守山寨。

本日殺牛宰馬，祭了旗鼓。眾頭領散福暢飲，說話問論到官階升遷。戴宗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，朝裡無人莫做官，真是不差。那蔡京的女婿梁中書，做北京留守失了城池倉庫，折了無數軍民。御史議他削職，也算從輕發落了。他丈人再三設法，與他遮護，在官家前隱瞞著，只降了個知府。如今已銓河北薊州府知府，赴任去了。小弟看見他動身，一路地方官趨奉迎接，好不威風。」話未說完，只見吳學究鼓掌大笑道：「妙哉，賢弟何不早說！卻在這裡與他起偌大潮頭。你早說了，退蔡京只須一人足矣，何用七萬兵馬！」宋江並眾人驚疑不信，問道：「軍師有何妙計？一個人卻用那個？」吳用道：「只消鐵叫子樂和兄弟去，如今還來得及。」便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幾句，「只須叫樂和帶了如此行頭，如此如此行事，那怕蔡京不退！樂和走不快，叫戴宗同去。」宋江、盧俊義、公孫勝聽罷，都大喜，連稱妙計。

忽山下李立店內，差人來報：「冷豔山被官兵破了，頭目王俊逃出來求見，現在店內等候。」宋江等大驚，忙喚王俊進見。那王俊叩頭參見畢，哭訴：「四月初九日，有兩個軍官過飛龍嶺投宿。鄧雲、諸大娘不合去撩撥他，吃他並了合店人，放火燒了店屋。鄧沙二位頭領領眾追趕，都吃他害了。山寨無主，被官兵打破，大伙都沉沒了，小人逃命到此。」宋江聽罷，只叫得苦，看著吳用說不出話來。吳用道：「什麼軍官，如此利害？你可曾見怎生模樣？」王俊道：「小人雖不親見，聽說如此如此形貌裝束，不知他的姓名。」回顧幾個伴當，對宋江道：「他們數內有從九松浦得命回來的，都曾見來。」盧俊義、公孫勝驚道：「莫非就是陳希真父女？」宋江叫取那抄白榜文畫像來與王俊等觀看。那幾個伴當一齊說道：「一點不錯，是這般裝束；竟是他兩個。」宋江大怒道：「我倒這般企慕他，他反傷我的羽翼，此仇如何不報！」吳用勸告道：「此刻卻顧不及，只好緩商。」宋江便將王俊一干人在部下所用，一面吩咐樂和、戴宗下山依計行事。這一條計上，有分教：二萬貔貅，俱作虎頭蛇尾；一百八大蟲，依舊舞爪張牙。不知甚計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